

## 文心雕龍研究的若干問題

王, 元化  
华东师范大学 : 教授 | 華東師範大学 : 教授

<https://doi.org/10.15017/9746>

---

出版情報 : 中国文学論集. 12, pp.1-8, 1983-12-31.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 文心雕龍研究的若干問題

王元化

我今天有機會到這所以漢學研究聞名的大學來發表一些淺見、覺得十分榮幸。

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簡略地談談關於文心雕龍研究方面爲各位比較關心的幾個問題。

首先、我想談談文心雕龍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當時的時代思潮的概況。

魏晉南北朝被稱爲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在我國、這個說法最早是魯迅先生提出來的。可是最近我聽到日本的學者講、可能在魯迅之前、好象鈴木虎雄先生就已經提出這種說法。這個時代打破了兩漢以來定儒家於一尊的那種束縛文學發展的僵硬、停滯、死板的局面。那時、雖然我國處於分裂的狀態、戰爭頻仍、社會動蕩、但是在學術方面、卻放出耀目的異采。我們說這個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不是三言兩語可盡、這裏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就是在以前的史書裏邊、由於文史哲等各種學科沒有明確的界綫、因此所有的文士一概歸入儒林傳。我記得、似乎直到劉宋時期、史書中才開始出現文苑傳或文學傳；才把文學同經史等等區分開來。這可以說是這個文學自覺時代的標誌之一。

文心雕龍研究的若干問題



作者與岡村繁教授合影

魏晉南北朝時代、學術空氣活躍、有一種可以比較自由進行探討的環境、所以當時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學說和思想流派。當時南北學風不同、北方重儒學、南方影響最大的是佛學。佛學於東漢末傳入中土。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形成鼎盛時期、如日中天。當時、傳譯過來大量的梵典、名僧輩出、他們不但在傳譯佛書方面作出很大貢獻、而且精於佛理、都是宏揚佛法的大師。鳩摩羅什、慧遠、道安、僧叡等可說是其中皎皎者。這些名僧、都是很有學問的佛學家。由於傳譯佛經、當時有所謂譯場、聚合了集體力量、運用嚴密的組織來進行翻譯。今天看來、當時翻譯佛書的工作是以極其虔誠認真態度進行的。相傳鳩摩羅什曾於衆人前發誠實誓、宣稱『若所傳無謬、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後來在他圓寂後果然應驗生前的誓語。『自然這不過是一種傳說、但多少透露了當時傳譯佛典的那種一絲不苟的嚴肅精神。由於要把佛經翻好、在這時期翻譯文學的理論也隨之興起、其中有很多的精闢看法。這裏可舉幾個例子。當時的翻譯理論談到了翻譯文字的文質問題。文質這兩個概念最早是孔子所談到的。但是在孔子所談的文質、只是從一種禮樂規範的意義上提出來的。當時佛經的傳譯者、把這個文質概念借用過來、加以發展、加以改變、把它運用到傳譯佛典的理論上去、使它成爲翻譯文學的重要論題之一。當時梁僧傳及出三藏記集多有這方面的記載。我認爲、劉勰談到的文質觀點、恐怕同上面提到翻譯文學裏的文質議論是有一定的聯繫的。當時在翻譯文學中、留下了

一些很有見解的名言。如道安於比丘大戒序中所學『葡萄酒被水』之論，其意指傳譯佛書，但求便約不煩，倘爲了追求通俗易曉濫加贅語，就好像葡萄酒裏加進了清水一樣，使它變得淡而寡味了。他說這種翻譯是很不好的。鳩摩羅什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比方，他曾有『嚼飯與人、徒增嘔穢』之喻。他說譯文必須傳真傳神，倘使用一種嚼爛了去餵的辦法是不好的，只能夠使人反而會要嘔吐出來。我覺得這句話的意義，恐怕到今天還有現實意義。文學主要是要引起讀者自己的想象，引起讀者自己的思考，假設作者爲了使讀者省力，企圖以自己的想象和思考來代替讀者自己的想象和思考，故意把文章寫得使人一覽無餘、毫無回味、這種文章是沒有意義的。劉勰早就說過：『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也說文章必須給人以回味。須知思想是不能由別人來代替的。嚼爛了餵只能造成讀者想象的墮性。

魏晉南北朝時有儒、釋、道、玄諸家齊驅並駕。當時這幾家互相吸收互相融化，也互相排斥互相攻擊，呈現了一種極其複雜錯綜的局面。這種情況在劉勰協助僧祐所編弘明集一書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當時，由於佛學的大量的傳入，而且有了比較深刻的研究，對於我國學術產生了一定影響，使我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學派，這就是玄學。玄學雖號稱三玄，即老、莊、周易，但實質上和佛學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當時有許多名士多由玄入佛，而許多名僧也往往是玄學家。這種情況產生了一種玄佛並用的思潮，在當時這種思潮在學術思想上幾乎占有支配的地位。我覺得玄學在當時的出現具有這樣幾點意義。第一，玄學使得我國的思辯思維開始發達起來。過去我國的思辯思維是不發達的。黑格爾曾經把我國文化跟印度作過比較，他在哲學史演講錄裏說，印度的史詩是非常發達的，但是他們的史學比較落後。幾百年以前，他們的歷史的記載就已紛亂不全。但是中國的史學，幾千年來從未中輟，這幾乎是一個很少見的奇蹟。至於在哲學方面，他認爲孔子學說只能算作一種道德箴言，嚴格地說來，不能稱爲是真正的哲學。當然黑格爾這些講

法、可能有些偏頗。他不諳漢語、在當時只是通過譯本研究了孔子、老子和周易。事實上、中國從先秦以來、就有大量的名辯學家。從鄧析子開始直到後期的墨學、具有極豐富的內容。後期墨學的名著、即墨經或依晉魯勝之說稱爲墨辯、這部書可以說是先秦以來的名辯學家的集大成的一部書。我們對它的注意還是很不夠的。最近我國只有少數人在那裏研究這部書。我很高興、前兩天我在貴國的書店裏、曾經看到了貴國學者所寫的研究墨辯的著作。總之、我覺得黑格爾說我們的思辯思維不發達這句話、恐怕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玄學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使得思辯思維發達起來了。玄學家研究了本體論問題、研究了體用關係問題、進入了純抽象的哲學領域。盡管玄學裏有些不是十分健康的東西、但是它使我們的哲學的視野擴大了、使我們的哲學的內容豐富了。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新的範疇、也提出了許多哲學上的新問題。我們可以舉當時王弼的易注爲例。周易是儒家的五經之一。直到東漢、歷來都是由儒家爲之作注疏。如東漢的鄭玄馬融、還有荀氏（崧等）諸人都是恪守儒學的立場來解易。當時江左一帶所通行的是王弼的易注。而北方、則用的是漢儒的易注。到了唐代、開始對玄學採取了嚴格的批判態度。當時斥六朝文學萎靡頹廢、而揭櫫恢復儒家道統的古文運動。儒者關佛之論層出屢見。唐定五經正義、雖都用的是漢儒的注疏、可是唯獨對周易卻仍舊使用了王弼的注釋。漢學家的易注終於寢微、以至今天只剩下李鼎祚所輯的一些殘篇斷簡了。這一點可以說明、盡管在強烈反對玄學的時期、仍有一些玄學著作、由於其本身的獨特價值得以保存下來、而不能夠完全加以抹煞掉的。

其次、我想談一談劉勰和玄佛的關係問題。現在在我國在國外可能也在貴國、有人認爲文心雕龍這本書的主體的思想並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屬於佛學的思想體系。這個問題、昨天岡村繁先生爲我們舉行的歡迎會上、目加田誠先生也

特別提出了這個問題。可能貴國學者對這個問題是有興趣的。最近在我們國內有少數人認為文心雕龍是受玄佛的影響，它的思想是以佛學為主體的。我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他們不是採取了科學的態度。我姑且把他們採取的方法稱為語言類比法。這就是說、他們從文心雕龍裏找出一些詞彙、跟當時的玄佛的用語進行類比。倘使在玄佛著作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詞彙、他們就以此作為主要的根據、斷言兩者的思想是一致的。這種只是追求形似的簡單化方法、是不能够用來證明文心雕龍是以玄佛思想為主體或骨幹的。因為在不同的理論家思想家那裏、即使用同一的概念或同一的名詞與術語、也往往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涵義。但是這種語言類比法、最近在少數研究者那裏盛行一時。由於不加區別地濫用、甚至把不是屬於玄佛的術語、也當作玄佛的術語來看待了。比如、他們以為佛道就是佛家的專有名相。而劉勰在原道篇所說的道也就是佛道。實際上、從佛道這個術語來看、這倒不是文心雕龍受了佛學的影響、相反倒是佛學最初傳入中土所留下的漢化痕跡。因為在最初傳譯佛學時、我國沒有現成的相應的術語來翻譯這個名詞、就把中國原有的通用術語用在佛學的翻譯上去了。所以我們在早期我國傳譯的佛書裏、時或可見有些漢化的譯名。如「菩提」譯為「道」、「涅槃」譯為「無為」、「比丘」譯為「除瞋」、「眞如」譯成「本無」等。到後來、由於譯事的進步、才糾正佛家名相漢化之弊、而改為正譯。我以為、這種語言類比法、縱使沒有上述那種粗陋的牽強附會、也不足以用來判斷一部作品的主導思想及其思想體系。因為我們要看看作者究竟賦予這同一名詞以怎樣的涵義。先秦諸子、幾乎無不採用「道」這一術語、但是每個思想家對於道的解釋卻是大相逕庭的。這種例子很多、不勝枚舉。

每一個思想家都不能够離開他以前或者同時代其他思想家所留下來的思想資料。劉勰是他那個時代的人、他也不能够避免地要利用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的思想資料。所以他除了儒家的一些典籍外、對釋、道、玄這些思想資料、有時也會

加以利用。例如，他在文心雕龍裏，就涉及了這時候玄學有名命題——言意之辯。玄學家認為言是不能夠盡意的。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路絕成爲玄學家時常涉及的論旨。但是劉勰卻主張言是可以盡意的。所以他雖然採取了玄學家的一些思想資料，採取了玄學家所討論的一些論題，但是他還是從儒學的觀點出發，而與玄學的主張異旨。文心雕龍中在言意之辯問題上，屢次申明了言盡意的主張。如神思篇所云：「意受於思，言受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可爲明證。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只要一個作家在遣詞用語上具有一定修養，就可以使言和意「密則無際」、完全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言語表達出來。再如物色篇亦稱，「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這裏就是用詩經作爲例子，認爲詩經就是言盡意的楷模。從這些例證來看，雖然劉勰採用了玄佛的某些思想資料，探討了玄學議論的議題，但是他的觀點，還是保持了儒家的觀點。當時，玄學和佛學幾乎是不可分的，我已經講過，成爲一種玄佛並用的思潮。劉勰是反對玄風的。文心雕龍有大量反對玄風的言論，這正說明了他對當時的玄佛並用的思想採取抨擊的態度。他在明詩篇裏曾說：「江左篇制，溺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他又用「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注疏」來抨擊當時盛行的玄言詩賦。這都說明他對玄風的反感。此外，從文心雕龍的序志篇和程器篇來看，我們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劉勰是恪守儒家思想的。

但是有些論者根據劉勰少時出家，入定林寺依沙門僧祐居處這件事來斷言文心雕龍屬於佛學思想。楊明照先生在劉勰的本傳箋注中就認爲劉勰少時進入寺廟是因爲信仰佛教的緣故。但是梁書本傳裏明言劉勰少時「家貧」「不婚娶」。根據當時史書記載，南朝賦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一般平民爲了避免沉重的課輸徭役，往往只有進入寺廟，因爲寺廟享有特權，入廟可以不負民籍，免於向政府納稅服役。這一點，魏書釋老志、南史齊東昏侯記、弘明集與僚屬沙汰

僧衆教等均有較詳的記載，義據甚明，可參閱。其次，劉勰始終是以白衣身分進入寺廟，而並沒有出家，這又是另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更可以說明這一點的是，劉勰一有機會，就馬上去作官了。這決不能說是一個虔誠佛教徒所可能採取的行徑。

從以上這些個事情，都可說明劉勰當時對佛教並不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他撰寫文心雕龍，曾說是由於他夢見了孔子。他還說他本來預備要想仿照馬融、鄭玄一樣去注釋儒家的經典。但是他認為『馬鄭諸儒，弘之已精，便有新解，未必成家。』於是改而論文。他論文是以代替傳播儒家經典的本衷。因為照他看來，文章是『經典之枝條』。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一個思想家的思想體系作過於呆板的理解。劉勰雖然在文心雕龍中恪守儒學風範，但是他對於作爲當時時代思潮的釋、道、玄諸家，也有融合吸收的一面，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儒學本身也在發展，甚至變化，當時的儒學跟早期原始儒學以至其後兩漢的儒學已經不同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劉勰在歷史評價問題上，是採用了比較公正的態度的。他對當時有成就的一些玄學家，都給予了公正的評價，而沒有摻染自己的主觀偏見。他曾經在明詩篇中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這是對玄學家的很嚴厲的批評。但是他對另外有一些有成就的玄學家，卻評價很高。比如，他用『阮旨遙深』來評價阮籍的深邃思想，用『嵇志清峻』來評價嵇康的高超風格。所以，如果說他完全像過去的儒家一樣，對釋、道、玄諸家一概採取擯斥不顧的態度，這也是一種偏頗的看法。

我認爲文心雕龍與佛學的關係，不是直接的影響，而在一定方面受到了間接的影響。簡言之，主要就是他在方法論上受到了因明學的潛移默化的啓示。隨着因明入正理論輸入中國，從而使因明學成爲一個有着廣泛影響的學問，那是在唐代。但是在南北朝的時候，因明學已經開始譯成中文了。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公元四七二年），中國翻譯了第



一部因明學的著作、即三藏吉迦夜與曇曜所譯的方便心論。這裏我想訂正一個我自己過去寫的文章的錯誤。我說、劉勰當時看了有兩部有關因明學的著作、一部是方便心論、一部是龍樹所造的回諍論。據出三藏記集著錄方便心論於北魏孝文帝（元宏）延興二年（公元四七二年）譯出、當時劉勰尚幼、所以他可能看到這部書。但是回諍論是在東魏孝靜帝（元善見）興和三年（公元五四一年）時才翻譯過來。那時劉勰已歿。我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同時看到過兩本書、這是一個錯誤、後來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裏、經過考據、作了訂正。

總之、劉勰的文心雕龍體大慮周、組織靡密、能够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有一個很嚴密的體系、以致被章學誠譽為『成書之初祖』。這跟他受到了因明學的影響、是很有密切關係的。

我的演講已超過了預定時間，就到此結束。我很感謝諸位抽出寶貴的時間來聽我的演講、希望諸位先生批評指正。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

在九州大學所作的演講